作品信息

书名：雷蒙德 · 卡佛短篇小说四篇
作者：［美］雷蒙德 · 卡佛
译者：小二
最后更新时间：2012 年 04 月 18 日
豆瓣阅读链接：http:// read.douban.com/ store/ #ebook-3282

本文档由豆瓣 Kindle 服务递送给用户 HP 不浪也不潮（HouPu），用户已于 2012 年 01 月 20 日确认递送文档仅供其专属 Kindle 使用。

HouPu (1334997

HouPu (1334997)

导言

简约是雷蒙德·卡佛短篇小说的风格，他刻画人物，不是靠对人物的主观描述，而是通过场景和对话，使人物鲜活起来。卡佛的作品时常显得没有头绪，或者戛然而止，这种有意为之的简省，读起来产生特别的意味；但是，不长的作品篇幅里，故事的进程总是自然而流畅的。不熟悉卡佛或者这一类极简主义风格的读者，初读时或不能充分欣赏领略创作者的艺术手段和表达意图，译者小二先生在每篇里的“译后记”是精当的释评，适合读者参考。

HouPu (1334997

HouPu (1334997)

你是医生吗?

［美］雷蒙德·卡佛
小二　译

听到电话铃声，他穿着睡衣拖鞋从书房里跑了出来。十点多了，肯定是妻子打来的。她外出时每晚都打电话回来（总是这么晚，在喝过几杯以后）。她是做采购的。

“喂，亲爱的，”他说，“喂。”他又说了一遍。

“你是谁?”一个女人问道。

“哎，你是谁?”他说，“你打的是哪个号码?”

“等一下，”女人说，“273-8063。”

“这是我的号码，”他说，“你怎么弄到的?”

“我不知道。我下班回来后看见的，写在一张纸条上。”这个女人说。

“谁写的?”

HouPu (1334997

HouPu (1334997)

“不知道，”女人说，“我猜是那个看孩子的写下来的，肯定是她。”

“嗯，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弄到的，”他说，“这是我的号码，它是不公开的。你要是把它给扔了，我会很感谢你的。喂？你听得见我说话吗？”

“听得见。”女人说。

“还有别的事吗？”他说，“不早了，我还有事。”他并不想显得唐突，只是有点害怕去冒这个险。他在电话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，说，“我不是故意失礼，只是想说太晚了。我有点担心，你怎么碰巧就有了我的号码。”他脱了拖鞋，开始按摩自己的脚，等着。

“我也不知道，”她说，“我告诉过你，我在一张纸条上发现它的，纸条上其它什么都没有。明天见到安妮塔，就是那个临时看孩子的，我会问她的。我不是想来打扰你，我刚刚才看见这张便条。下班后我一直呆在厨房里来着的。”

“没什么，”他说，“忘了这件事吧，把它扔了就行了。没事，不用担心。”他把话筒从一个耳朵

HouPu (1334997)

HouPu (1334997)

移到另一个耳朵。

“你听上去像是个好人。”这个女人说。

“像吗？嗯，你真客气。”他心里知道该把电话挂了，但在安静的房间里，听见别人说话的声音，甚至包括自己的声音，都让人有种愉快的感觉。

“哦，像，”她说，“我听得出来。”

他把脚放了下来。

“如果不介意的话，你叫什么？”她问道。

“我叫阿诺德。”他说。

“大名呢？”她说。

“阿诺德是我的名字。”他说。

“哦，原谅我，”她说，“阿诺德是你的大名，那么尊姓呢？阿诺德？你姓什么？”

“我真的该挂了。”他说。

“阿诺德，看在老天爷份上，我叫克莱拉 · 霍尔特，该称呼你阿诺德什么先生？”

“阿诺德 · 布赖特，”他说，很快又补充了句，“克莱拉 · 霍尔特，很好。但我真的该挂了，

HouPu (1334997)

HouPu (1334997)

霍尔特小姐，我在等一个电话。”

“对不起，阿诺德，我不想占用你的时间。”

“没关系，”他说，“和你谈得很开心。”

“谢谢你这么说，阿诺德。”

“你可以等一下吗？”他说，“我得去找个东西。”他去书房拿了根雪茄，用书桌上的打火机慢慢点着，再摘下眼镜，对着壁炉上方的镜子照了照。当他拿起话筒时，他担心她已经把电话挂了。

“喂？”

“喂，阿诺德。”她说。

“我想你大概已把电话挂了。”

“哦，怎么会。”她说。

“说到你有我的号码这件事，”他说，“我觉得没什么，把它扔了就行了。”

“我会的，阿诺德。”她说。

“好吧，那我该说再见了。”

“当然，”她说，“现在就和你说再见。”

他听见她吸了口气。

“我知道我在强人所难，阿诺德，你觉得我们
HouPu (1334997)

HouPu (1334997)

可以找个地方见面谈谈？就几分钟？”

“恐怕不行。”他说。

“就一分钟，阿诺德。我对找到你的电话号码以及随后的一些事情，有种很强的预感，阿诺德。”

“我是个老年人。”他说。

“哦，你不是。”她说。

“真的，我很老了。”

“阿诺德，我们能找个地方见见吗？是这样的，我并没有告诉你所有的事情，还有些事没对你讲。”这个女人说。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他说，“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喂？”

她已经把电话挂了。

准备上床时，他妻子来了个电话，听得出来她有点喝多了。他们聊了一会儿，但他没有提刚才的那个电话。后来，在他铺床的时候，电话铃又响了起来。

他拿起话筒。“喂，这是阿诺德 · 布赖特。”

HouPu (1334997

HouPu (1334997)

“对不起，阿诺德，电话给挂断了。我刚才说了，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见一面。”

第二天下午，他刚把钥匙插进锁孔，就听见一阵电话铃声。他丢下公文包，没顾上脱下外套、帽子和手套，一步跨到桌前，拿起了话筒。

“阿诺德，很抱歉再次打扰你，”这个女人说道，“但你今晚九点到九点半之间务必来我家一趟。你能为我做这件事吗？阿诺德？”

听见她提到他的名字，他的心动了一下。“不行。”他说。

“求你了，阿诺德，”她说，“很重要的事，不然我不会求你的。谢丽尔得了感冒，我现在担心她会传给男孩，我今晚离不开家。”

“你丈夫呢？”他等着。

“我没有结婚，”她说，“你会来的，是吧？”

“我没法保证。”他说。

“我求你来一趟。”说完后，她很快地给出她的地址并把电话挂了。

“我求你来一趟，”他重复了一遍，手里还拿

HouPu (1334997)

HouPu (1334997)

着话筒。他慢慢脱掉外衣和手套，他觉得他应该小心点。去盥洗室洗脸时，他抬头看了一眼镜子，发现自己还戴着帽子。就在这一刻他作出了去见她的决定。他脱了帽子，摘下眼镜，用肥皂洗了洗脸，又检查了一遍手指甲。

“肯定是这条街？”他问司机道。

“是的，那栋房子就是，”司机说。

“往前开，”他说，“在这条街的头上让我下来。”

他付了车费。那栋房子的阳台被高层窗户里漏出来的光照亮。可以看见阳台上的花盆，和零零散散放置着的一些室外家具。当他向大门走去时，一个穿着汗衫的大汉站在其中的一个阳台上，身子靠着栏杆上，在盯着他看。

他按了一下写着“克 · 霍尔特”牌子下方的按钮，蜂鸣器响了一下，他退回到门口，走了进去。他慢慢地爬着楼梯，每上一级都要停一下。他想起了卢森堡的一个旅馆，多年前他和妻子在那儿爬过的五截楼梯。他感到他的侧面一阵突然的剧痛，

HouPu (1334997)

HouPu (1334997)

他在想象他的心脏，想象他的腿被折断了，想象他被重重地摔到楼梯的底层。他掏出手拍，擦了擦额头，又摘下眼镜，擦了擦镜片，等着心跳慢下来。

他往过道尽头看了看，公寓里很安静。来到她的门前后，他脱了帽子，轻轻地敲了敲门。门开了一条缝，门口出现了一个胖胖的穿着睡衣的小女孩。

“你是阿诺德·布赖特?”

“是，我是，”他说，“你妈妈在家吗?”

“她说让你进来，她说告诉你她去药店买咳嗽糖浆和阿斯匹林了。”

他关上身后的门。“你叫什么？你妈妈告诉过我，我忘记了。”

见小女孩不说话，他又试了试。

“你叫什么来着的？是叫雪莉吧?”

“谢丽尔，”她说，“谢－丽－尔。”

“是是，我想起来了。不过，你得承认，我说的很接近。”

她坐在房间一头的一个垫子上，看着他。

HouPu (1334997)

HouPu (1334997)

“你生病了，是吗？”他问道。

她摇了摇头。

“没生病？”

“没有。”她说。

他四下看了看。房间被一盏金色的落地台灯照亮，灯杆上面固定着一个大的烟灰盘和一个放杂志的架子。靠远处墙的一台电视开着，声音很小。一条窄的过道通向后面的房间。火炉烧着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药味。茶几上放着发卡和发卷，沙发上扔着件粉红色的浴袍。

他又看了孩子一眼，然后抬头看了看厨房和厨房与阳台之间的那道玻璃门。门没有关严，他想起了那个穿汗衫的大汉，不由打了个冷战。

“妈妈走了有一会儿了，”孩子说，她像是突然醒了过来。

他手里拿着帽子，身体往前倾了倾，看着她说，“我想我还是回去了吧。”

钥匙在锁孔里转动了一下，门打开了。一个瘦小苍白，脸上有雀斑的女子走了进来，手里抱着个

HouPu (1334997

HouPu (1334997)

纸袋子。

“阿诺德，见到你真高兴！”她飞快地看了他一眼，显得有点拘束。抱着纸袋子，她一边奇怪地摇着头，一边向厨房走去。孩子坐在垫子上看着他，他听见橱柜的门响了一下。他把重心从一条腿换到另一条腿上，再换回来。在他把帽子戴上又脱下的当口，她又出现了。

“你是医生吗？”她问道。

“不是，”他吃了一惊，说，“我不是。”

“谢丽尔病了，你瞧，我一直在外面买东西。你为什么不让这位先生把外套脱了？”她转过身来问孩子。“请你原谅她，我们不常有客人来。”

“我不能呆在这儿，”他说，“我真的不该来的。”

“请坐，”她说，“我们不能这样说话。让我先给她吃点药，然后我们再聊。”

“我真的该走了，”他说，“从你那天说话的口气，我以为有什么很要紧的事，我真的应该走了。”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发现自己一直在打着

HouPu (1334997)

HouPu (1334997)

微弱的手势。

“我先把茶水烧上，”他听见她在说，就像她根本没听见他刚才说的话。“给谢丽尔吃完药，我们就可以聊聊了。”

她搂着孩子的肩膀，把她领进厨房。他看见她拿起一把调羹，又拿起个药瓶。看了眼说明后，打开盖子倒出两格药。

“好宝贝，向布赖特先生道个晚安，然后回你的房间。”

他冲孩子点了点头，跟着她进了厨房。他没有坐她示意的那把椅子，而是坐在了另一把椅子上，这样他就可以面对阳台、过道和小客厅。“你介意我抽根雪茄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没关系，”她说，“我并不介意雪茄的味道，你抽吧。”

他决定还是不抽了。他把手放在膝盖上，摆出一付很严肃的表情。

“这件事非常神秘，”他说。“我向你保证，对我来说它太不寻常了。”

HouPu (1334997

HouPu (1334997)

“我能理解，阿诺德，”她说，“你想知道我是怎么得到你的号码的。”

“确实很想知道。”他说。

他们面对面地坐着，等着水烧开。他能听见电视的声音，他四下看了看厨房，又看了眼阳台。水开了。

“你该告诉我号码的事了，”他说。

“对不起，阿诺德，你说什么？”她说。

他干咳了几声，“告诉我你是怎么得到我的电话号码的。”他说。

“我问了安妮塔，那个照看孩子的（对，我告诉过你这个）。反正她告诉我说，她在这上班时来了个电话，是找我的，留了个回电号码，她写了下来，就是你的电话号码，就这些。”她用纸杯子在桌子上画着圈子，“对不起，我无法告诉你更多的东西。”

“你的水开了，”他说。

她拿出调羹，牛奶和糖，把开水浇到茶袋上。

他往茶里加了点糖，搅了搅。“你说有件要紧

HouPu (1334997)

HouPu (1334997)

的事我才来的。”

“哦，那个，阿诺德，”她说，转过脸去，“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那样说，不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。”

“那么，没什么事？”他说。

“没有，我是想说是的，”她摇了摇头，“正如你所说，没什么事。”

“知道了，”他不停地搅着他的茶，“这太意外了。”过了一会儿，他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道。“太不寻常了。”他无力地笑了笑，把茶杯放在一边，用餐巾纸擦了擦嘴唇。

“你不是要走吧？”她问道。

“我必须走了，”他说，“我得回家等一个电话。”

“等会儿，阿诺德。”

她把椅子向后一滑，站了起来。她的眼珠是淡绿色的，深陷在苍白的脸上，四周是些深黑色。起先，他还以为那是她化的妆。知道会责怪和看不起自己，他还是站了起来，笨拙地用胳膊搂住她的

HouPu (1334997)

HouPu (1334997)

腰。她接受了他的吻，并飞快地闭了一下眼睛，显得有点忐忑不安。

“太晚了，”他说。他松开了她，有点站立不稳地转过身来，“和你待在一起非常愉快，但我不得不走了，霍尔特太太，谢谢你的招待。”

“你会再来的，阿诺德，是吧？”她说。

他摇了摇头。

她跟着他走到门前，他伸出手来。他能听见电视的声音，他很确定音量被调大了。他想起了另外一个孩子——那个男孩。他在哪儿？

她拉过他的手，快速地把它放到自己的嘴唇上。

“你不可以忘记我，阿诺德。”

“我不会的，”他说，“克莱拉，克莱拉·霍尔特。”

“我们聊得很好，”她说，用手掸掉他外套衣领上的什么东西（一根头发，或是一根线头）。“我很高兴你能来，我确信你还会再来。”他仔细地看着她，她却在看着他身后的某个地方，

HouPu (1334997)

HouPu (1334997)

像是在努力回忆什么。“晚安，阿诺德。”她说完就关上了门，门差点把他的外套夹住。

“真奇怪，”他一边下搂一边说。走出楼房后，他长长地出了口气。停了一会儿，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房子，他无法确定哪个阳台是她家的。穿着汗衫的大汉一直看着他，靠着栏杆的身子略微动了一下。

他把手放在外套的口袋里，开始往回走。刚进家门就听见电话铃声。他手里捏着钥匙，静静地站在屋子的中间，直到铃声停了下来。他缓缓地把一只手放在胸前，隔着衣服感觉着自己的心跳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走进了卧室。

就在这时候，电话铃又响了起来。这次他拿起了话筒。“阿诺德，这是阿诺德·布赖特。”他说。

“阿诺德？天哪，今晚我们也太正式了！”他妻子说道，口气里满是调侃的味道。“我从九点起就不停地给你打电话。出去快活了，阿诺德？”

他捉摸着她的声调，没有吭声。

“你还在吗，阿诺德？”她说，“你听上去怎么

HouPu (1334997)

HouPu (1334997)

不太像你自己了？”

译后记

这是卡佛早期的作品之一，收录在他的第一部小说集《请你安静点，可以吗？》里。我觉得这是卡佛很有特点的作品之一。除了他擅长的对细节的精准描述和对话的现场感外，还用了一些“省略”或“空缺”的手法。与传统的写作方法不同，故事的一些“重要情节”给故意省略掉了。比如，那个女子到底是怎么弄到他的电话号码的，让他去一趟的目的是什么，客厅里电视的音量怎么被调大的（他一直在注意客厅，当时里面并没人），那个男孩在哪里等，都没有交待。看上去故事不太完整，但正是这种不完整，产生一种不稳定，一种张力，一种危险氛围。卡佛强调短篇小说要有一种紧张的氛围（见他的《论写作》）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在国内，格非很喜欢这种手法，比如他的《褐色鸟群》和《敌人》等。

HouPu (1334997

HouPu (1334997)

细节是小说的血和肉。卡佛在这篇篇幅不长的小说里，对细节处理的非常精致。“他”在脱帽子，摘眼睛，抽雪茄，照镜子，把电话从一个耳朵换到另一个耳朵，把脚放下来，以及他在上搂梯和和她在厨房喝茶时的一些细微动作，都对刻画人物当时的微妙心理和大脑状态十分有用。

尽管这部小说读起来似乎有点没头绪。其实，它刻画了一个有点失意的男子（妻子混的比他好），生活有点空虚（妻子常出差，以至于“听见别人说话的声音，甚至包括自己的声音，都让人有种愉快的感觉”），又有点谨小慎微的男子，他和妻子的关系还可以（她出门每晚都给他打电话，而他也把等她的电话当成一件大事）。一个奇怪的电话，让他觉得有了个“偷嘴”的机会。但他胆小，怕粘上腥味，犹犹豫豫，还耍点“欲擒故纵”的花招。但他的这次“外遇”什么结果也没有，他还是回到了他过去的生活。可以想象，他对生活的不满只会因这个“奇怪的外遇”而增加。从小说的结尾处看出，夫妻间的关系会变得比过去尴尬糟糕。这也是

HouPu (1334997)

HouPu (1334997)

卡佛的惯用手法，在结尾处暗示将出现的更大的危机。

HouPu (1334997

HouPu (1334997)

哈里之死

［美］雷蒙德·卡佛
小二　译

马萨特兰，墨西哥——三个月后。

哈里死后，一切都和从前不同了。比如——来这里。短短三个月前，谁曾想到过，我会来墨西哥的这么个地方，而可怜的哈里却死了？埋掉了？哈里！死了，埋掉了——但没有被忘掉。

得到消息的那天，我没能去上班。我实在是受了太大的刺激。扳金工杰克·伯杰——我们在弗兰克汽车专修店的同事——早晨六点半给我来的电话，当时我正享用着早餐前的一根烟和一杯咖啡。

“哈里死了，”他上来就这么一句，就像丢了颗炸弹。“打开你的收音机，”他说。“打开你的电视。”

警察问了杰克一堆有关哈里的问题后，刚离开他家。他们让他立刻去辨认尸体。杰克说他们可能

HouPu (1334997)

HouPu (1334997)

接下来会来我这儿。他们为什么先去杰克那儿对我来说至今还是个谜，他和哈里之间没你们想象的那么近乎，起码不像我和哈里这么哥们。

我无法相信这个消息，但既然杰克来了电话，那肯定是真的了。我感到自己像被电击中了一样，把早餐忘得一干二净。我从一个台换到另一个台，直到把报导的事情都弄清楚了。我肯定花了一个小时左右来听收音机，想着哈里和收音机里说的东西，我变得愈加烦躁。会有很多的糟人不会因哈里死了而难过的，实际上，反而会因此而高兴。他老婆就是其中一个，尽管她住在圣地亚哥，已有两、三年没和哈里见面了。她会高兴的。根据哈里说的那些事，她是这样的人。她拒绝了他为了另一个女人提出的离婚要求。没门，不离婚。她现在不用再为此担心了。不，她不会为哈里的死难过的。但小朱迪思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
我打电话请完假后离开了家。弗兰克没说什么，他说他能够理解。他的心情也一样，他说，但店门还得开着。哈里要是活着的话肯定也会这么

HouPu (1334997)

HouPu (1334997)

做的，他说。弗兰克·克罗威，他是个集雇主和工头于一身的人，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老板。

我上了车，朝“红狐”那个方向开去，那里是哈里和我，还有吉恩·史密斯、洛德·威廉姆斯、奈德·克拉克，以及我们这伙里的其他几个家伙晚上下班后常去的地方。那会儿是早上八点半，交通很拥挤，我不得不集中精力开车。但我还是情不自禁，不时地想到可怜的哈里。

哈里是个聪明圆滑的家伙。也就是说他总能弄出点花样来。和哈里待在一起从不会感到乏味。他对女人有一套，如果你知道我的意思的话，生活奢侈，从来不缺钱花。他也很精明，不管什么样的事情，他最终都能处理得漂漂亮亮。就拿他开的那辆“美洲虎”来说吧，几乎是全新的，两万块的车，曾在 101 号公路的一次大撞车中给撞坏了。哈里没花几个钱就把它从保险公司买了下来，自己动手把它修得跟新的一样。哈里就是个这样的家伙。再有就是这条三十二英尺长、克里斯船舶厂造的游艇，那是哈里在洛杉矶的叔叔遗留给他的。

HouPu (1334997)

HouPu (1334997)

哈里一个月前才得到这条船。他几周前去那儿看了看，开着它出去兜了一小圈。但有个问题，从法律上讲这条船哈里老婆也有份。为防止她听到风声后染指。实际上，他根本还没见着这条船呢，哈里已经找好律师，作了安排，把船和船上的大小一切都过到了小朱迪思的名下。他俩一直计划着在哈里八月休假时开着它出去转一圈。哈里哪儿都去过，我也许该补充一句。他当兵时在欧洲呆过，去过那里所有的首都和大的旅游城市。有人向戴高乐将军开枪时，他就正在人群中站着呢。他是见过大世面的，哈里什么都见过。现在他死了。

“红狐”开门早，里面只有一个顾客。他坐在吧台的另一端，是个我不认识的家伙。吉米，这儿的酒保，让电视开着，在我进来时冲我点了点头。他的眼睛红红的，看见吉米这个样子，我彻底相信哈里真的是死了。露西尔 · 鲍尔和戴西 · 阿纳兹演的电视剧[1] 刚开始，吉米拿了根长棍子捅了下电

[1]这里说的是美国著名的喜剧连续剧《我爱露西》（I Love Lucy）。

HouPu (1334997)

HouPu (1334997)

视的旋钮，换了一个台，但现在电视里没有和哈里有关的东西。

“真不敢相信，”吉米说，摇着他的头，“怎么会是哈里。”

“我也这么想，吉米，”我说，“怎么会是哈里。”

吉米给我和他倒了两杯纯的，眼都不眨就把他那杯一口干了。“我心里难受的，就像哈里是我的亲兄弟一样。没比这更让我难受的了。”他又摇了摇头，盯着他的杯子看了好一会。他已经喝得快不行了。

“我们最好再来一杯，”他说。

“这次给我的加点水，”我说。

那天早上，不时的有几个家伙 —— 哈里的朋友 —— 晃进来。有一次我看见吉米拿出条手帕来擤鼻涕。坐在吧台另一端的那个家伙 —— 那个陌生人，去了自动投币点唱机跟前，像是要放点什么歌。但吉米走过去，一把就把电插头给拔了下来，并恶狠狠地看着他，直到他走开。我们谁都没话
HouPu (1334997)

HouPu (1334997)

说。又能说些什么呢？我们都还麻木着呢。最终，吉米拿出个装雪茄的空盒子，放在吧台上。他说我们最好筹点花圈钱。我们都往里面放了一、两块钱作为启动资金。吉米拿了支油彩笔，在盒子上写上“哈里基金”。

迈克 · 德马雷斯特进来后，在我旁边的一张凳子上坐了下来。他是 T-N-T 俱乐部的酒保。“天哪！”他说。“我是在收音机里听到的。我老婆正在穿着打扮，准备去上班呢。她叫醒我说，‘是你认识的那个哈里吗？’当然他妈的是了。吉米，给我来杯双份的，再来杯啤酒漱漱口。”

过了一会儿他说，“小朱迪思怎么能承受这个！有谁见到过小朱迪思？”我看出来他在用眼角瞄我。我没什么好跟他说的。吉米说，“她早上往这打过电话，听上去非常的歇斯底里，可怜的孩子。”

又喝了一、两杯后，迈克冲我转过身来，说，“你会去向遗体告别吗？”

回答前我停顿了片刻。“没这个心情，我怀疑

HouPu (1334997)

HouPu (1334997)

我会去。”

迈克点点头，似乎能够理解。但过了一会儿，我发现他正透过吧台后面的镜子在观察我。如果你还没猜出来的话，我不妨在这把话说白了——我不喜欢迈克·德马雷斯特。我从来就没喜欢过他。哈里也讨厌他。我们说过这回事。但事情总是这样——好人反遭报应，而其他人却什么事都没有。

这时候我注意到我的掌心变得湿冷湿冷的，心里也像揣了块铅似的。同时还感到太阳穴那儿的血管突突地跳着。有一阵我觉得自己眼看着就要昏过去了。我从凳子上哧溜到地下，冲迈克点了点头，说了声，“想开点吧，吉米。”

“嗯，你也一样，”他说。

到了外面，我靠着墙呆了片刻，定了定神。我想起来我连一点早饭都没吃。焦虑和沮丧，加上刚才喝的那些酒，难怪我的头直打转呢。但我什么都不想吃，我连一口都吃不下。街对面珠宝店橱窗里的钟指着十一点差十分。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，让人觉得已经是下午很晚的时候了。

HouPu (1334997

HouPu (1334997)

就在那时我见到了小朱迪思。她从拐角处慢慢走来，肩膀耷拉着，脸上一副痛苦的表情。真是个让人伤心的场面。她手里拿着一大卷手纸巾。她停顿了一下，擤了下鼻子。

“朱迪思，”我说。

她叫了一声，声音像颗子弹一样穿过我的心房。我们就在人行道上抱成了一团。

我说，“朱迪思，我真的很难过。我能做点什么？我愿意给出我的右胳膊，你知道的。”

她点点头，什么都说不出来。我们就站在那儿，搓揉和拍打着对方。我试图安慰她，想到什么说什么，我俩都在吸鼻子。她松开我，用茫然的目光看了我一下，又伸开胳膊抱住了我。

“我无法，我无法相信，没别的，”她说。“我就是不能。”她用一只手不停地捏我，另一只手拍着我的后背。

“这是真的，朱迪思，”我说。“已经上了广播和电视了，今晚就会上所有的报纸。”

“不可能，不可能，”她说，使劲地捏我。

HouPu (1334997)

HouPu (1334997)

我又开始觉得头昏脑胀。我能感到头顶上火辣辣的太阳。她还抱着我。我往外移了移，正好让我俩不得不分开来。但我的手臂还搂着她的腰，好给她点支撑。

“我们下个月就要出门，”她说。“昨晚我们坐在红狐做计划，花了三、四个小时。”

“朱迪思，”我说，“我们找个地方喝杯酒或咖啡吧。”

“我们进去吧，”她说。

“不，换个地方吧，”我说。“我们可以待会儿再回来。”

“我觉得我吃点东西可能会好点，”她说。

“这个主意很好，”我说，“我可以吃一点。”

接下来的三天过得是晕晕乎乎的，我每天照常上班，但少了哈里，这里成了个令人沮丧的地方。下班后我常去找小朱迪思。晚上我陪她坐着，努力不让她在此事造成的过多不愉快上滞留。我还带着她四处跑，去做一些她不得不做的事情。陪她去了两次殡仪馆。她第一次去时昏倒了。我自己不想

HouPu (1334997)

HouPu (1334997)

进去。我想记住可怜的哈里过去的样子。

葬礼前一天，店里所有的人凑了三十八块钱来买葬礼用的花篮。因为我和哈里关系一直很近，大家派我去挑选花篮。我记得离我住处不远就有个花店。我开车回家，弄了点中饭，就开车去了霍华德花店。它在这个购物中心，和药店、剃头店、银行和一个旅行社在一边。我停了车，还没走两步，就被旅行社橱窗里这幅巨大的海报吸引住了。我走到橱窗跟前并在那儿站了一会。墨西哥。一面巨大的石壁像太阳一样，咧开嘴笑着，俯视着漂满看上去像白色餐巾纸的帆船的蓝色大海。沙滩上，穿着比基尼泳装的女人要么戴着墨镜躺着晒太阳，要么在打羽毛球。我把橱窗里所有的海报都看了一遍，包括德国和快乐的英格兰田园生活，但我总是回到那张有咧嘴笑着的太阳、沙滩、女人和小船的海报。最后，我对着窗户上的映像梳了梳头，挺直肩膀，走进了花店。

第二天早上，弗兰克 · 克罗威打着领带，穿着休闲裤和白衬衫来上班。他说谁要是想去和哈里

HouPu (1334997)

HouPu (1334997)

的遗体告别，他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大多数的人都回家换衣服，去参加葬礼，然后把下午剩下的时间归了自己。吉米在“红狐”设了个小小的自助餐来纪念哈里。有各种蘸酱，土豆片和三明治。我没去参加葬礼，但傍晚时顺道在“红狐”停留了一下。小朱迪思在那里，那当然。她穿戴得很正式，像是得了弹震症似的在那儿走来走去。迈克 · 德马雷斯特也在那里，我看见他不时地瞟她一眼。她嘴里说着哈里，从一个人的身边走到另一个人的身边，说些这样的话，“哈里一直很器重你的，葛斯。”或者是“哈里也会希望如此的。”或者是“哈里肯定最喜欢那个，哈里就是这样的人。”有两、三个家伙拥抱着她，用手轻轻拍着她的屁股，还没完没了，弄得我差点让他们滚蛋。几个老酒鬼晃进来。这些哈里从来没拿正眼瞧过，一辈子也没和他们说上几句话的家伙，一边说着这真是个悲剧呀，一边往肚子里灌着啤酒塞着三明治。小朱迪思和我一直呆到七点左右，人都走空了。然后我把她带回了家。

HouPu (1334997

HouPu (1334997)

现在你们也许已把剩下的故事猜得差不多了。哈里死后，我和小朱迪思开始做上了伴。我们几乎每晚都去看电影，完了就去酒吧或她住的地方。我们只去过红狐一次，然后就决定不再去那儿，而去一些新的地方——那些哈里和她从来没去过的地方。葬礼后不久的一个周六，我俩去金门墓地，想给哈里的坟墓放盆花。但他的墓碑还没立好，我们四处找了一个小时，也没找到这该死的坟墓。小朱迪思从一个坟墓跑到另一个坟墓，嘴里喊着“在这！在这！”但找到的总是别人的坟墓。我们终于离开那里，俩人都觉得很沮丧。

八月我们开车去洛杉矶看那条游船。它简直就是件工艺品。哈里的叔叔生前把它保养得非常好，照看船的墨西哥男孩托马斯说，乘着它走遍世界你都不用担心。我和小朱迪斯看着它，又互相看了一眼。一般来说，事情的结果比你预料的还要好是极少的。往往是和你料想的相反。但在这条船上——它却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梦想。在回圣 · 弗朗西斯科的路上，我们决定下个月开着它出去转一小

HouPu (1334997)

HouPu (1334997)

圈。我们把旅行时间定在九月，就在劳动节那个周末之前。

我说了，自从哈里死后，很多事情都变了。现在就连小朱迪思也没了，她离开的方式很惨，我至今还在为此疑惑。那件事发生在巴佳海岸附近。小朱迪思，她一点泳都不会游，失踪了。我们估计她是在夜里从船上掉下去的。那么晚了她在甲板上干什么，或什么使得她掉下船的，我和托马斯都不知道。我们只知道她第二天早上就不见了，我们什么都没看见，没听见她的叫喊声。她就这么消失了。这都是实话，帮帮我吧，这是几天后我们在瓜伊马斯进港后对警察说的话。我妻子，我对他们说——因为很侥幸，我们在离开圣·弗朗西斯科时刚结了婚。那本该是我们的蜜月旅行呵。

我说过哈里死后事情有了变化。此时此刻我人在马萨特兰，托马斯正带我观赏一些当地风景。在美国时你从未觉得这些东西会存在。我们的下一站是曼萨尼约，托马斯的家乡。然后是阿卡普尔
HouPu (1334997)

HouPu (1334997)

科[2]。我们打算不停地走下去，直到把钱花光了，然后停下来，工作一小会儿，再出发。这让我想到我现在做的正是哈里一直想做的事。但现在有谁能来讲述这个呢?

有时候我觉得我生来就是要做个漂泊者。

译后记

《哈里之死》是一部卡佛精心制作的小说，除了卡佛特有的那种看似平淡，藏而不露的叙述外，卡佛在这部小说里用了许多技巧，这与他在《论写作》中所强调的“别耍花招”有违。这大概是它最终没能入选他自选集的原因之一吧。从分类上说，它有点像凶杀悬念小说。但与通常的悬念小说不同，卡佛只在小说里突出了谋杀的动机，而对杀人过程只字未提。在这部小说中，卡佛把“空缺”和“省略”的手法用到了极致，使得小说有两种完全不相关的解读。除了把它看成一部凶杀悬念小说，

[2] 这里提到的几个地名都是墨西哥著名的海边旅游胜地。

HouPu (1334997

HouPu (1334997)

也可以看成是“我”因好朋友突然去世而引发的伤感。这让我想到中国作家格非的小说《青黄》，人们对一件事情的所谓了解，有时是和事情的真实情况无关，甚至相反。这也许是卡佛写这部小说的用意之一。

小说的叙事者在对事件的描述过程中——他开始时的焦躁不安，急于证实哈里确实是死了，别人对他的怀疑，和小朱迪思的关系，对墨西哥海边的向往等等——逐步把读者引向凶手，也就是叙事者本人。这是与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向违背的。这种叙事者与故事中的“我”的相异，使小说具有了现代性。

另外，由于小说中最主要的线索和情节被省略了，使小说产生了“多意性”（这个词是我自己编出来的，我只是个业余的评论家），不同的读者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。比如，谁是小朱迪思？她和哈里是什么关系？一方面，她像是哈里的女儿，因为她继承了哈里叔叔的游艇。另一方面，她和哈里常去酒吧，以及哈里死后她在酒吧说的话，又有

HouPu (1334997)

HouPu (1334997)

点像是哈里的情人。她是不是“我”的同谋？先被“我”利用再抛弃？托马斯是不是“我”的同谋？等等。

叙事者在小说前半部分反复强调哈里的精明，是为了在后面凸显自己的“道高一丈”。直到小说的最后一部分，“我”才露出一丝得意。“这让我想到我现在做的正是哈里一直想做的事。但现在有谁能来讲述这个呢？”小说最后一段“有时候我觉得我生来就是要做个漂泊者。”的英文原文是“Sometimes I think I was born to be a rover.”。其中的“rover”在英文里是个多意词，有“漂泊者”和“海盗”两个意思。卡佛这个词在这里用得非常巧妙，可惜我找不到个对应的中文来表达。如用“海盗”就太明显了，一下就把意思固定住了，与该文隐晦的文风相异。译成“漂泊者”至少给读者留了一点想象空间。

HouPu (1334997

HouPu (1334997)

鸭子

［美］雷蒙德·卡佛
小二　译

那天下午刮起了风，吹来一阵雨点，湖里的鸭子像团黑烟一样扑腾上岸，去树林里寻找僻静的泥潭。他在屋后劈柴，瞧见鸭子穿过公路，栽进树林后面的沼泽地里。他注意到，除了几组半打左右的，鸭子大多结双成对，一拨儿跟着一拨儿。湖面上起了薄雾，天色也暗了下来，他已看不见工厂所在的对岸了。他加快了动作，用力把斧头劈进大块的干木头，一下就把木块劈开，朽木四处飞溅。妻子拴在两棵兰柏松间的晾衣绳上晾着的床单和毯子，在风中啪啪作响。雨下下来之前，他来回跑了两趟，把木材运到屋子的前廊那儿。

“晚饭好了！”她在厨房里喊道。

他进到屋里，洗了把脸。吃饭时他们稍稍聊了

HouPu (1334997

HouPu (1334997)

一会，大多与即将到来的里诺[3] 之行有关。再工作三天，就可以领工资、去里诺度周末了。晚饭后，他走出门，到前廊收拾打猎用的假鸟。她出来时他停了下来，她站在门口看着他。

“早上还要去打猎？”

他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，看着湖那边。“看这天气，明早肯定是个好天。”她晾着的床单在风中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，一条毯子落在了地上。他冲那边点了下头。“你的东西要湿掉了。”

“它们本来就没干。已经在那儿晾了两天了，还是湿的。”

“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吗？”他说。

“没什么，”她回到厨房，关上门，隔着窗子看着他。“我只是不喜欢你总是出门，好像从来就没在家里待过，”她冲着窗户说道。呼出来的气凝结在玻璃上，又消失了。他进门后，把假鸟放在墙角，去取他的饭盒。她背靠着碗碟橱，手放在沥水板的沿上。他碰了碰她的臀部，又拉了一下她的衣

[3]里诺（Reno）是美国著名的赌城之一，在内华达州。

HouPu (1334997)

HouPu (1334997)

服。

“就等着去里诺吧，我们会玩个痛快的，”他说。

她点点头，厨房里很热，她眼皮上有些细小的汗珠。“你一回来我就起来给你做早饭。”

“睡你的，我情愿你睡你的觉。”他伸手绕到她身后去拿饭盒。

“亲我一下再走，”她说。

他抱了抱她。她用双臂搂紧他的脖子，抱住他。“我爱你。小心开车。”

她走到厨房窗户跟前，看着他跳过一个个水坑，一路小跑到他的小卡车跟前。他从驾驶室里回头时，她挥了挥手。天几乎全黑了，雨下得很大。

她坐在客厅靠窗的一把椅子上，听着收音机和外面的雨声，看到卡车的车灯转进了车道。她连忙站起身，匆匆来到后门。他在门口那儿站着，她用手指摸了摸他湿了的橡胶外套。

“他们让大家都回家。厂里的头儿心脏病发作。一头栽倒在地上，死了。”

HouPu (1334997

HouPu (1334997)

“吓死我了。”她接过他的饭盒并关上门。“是谁？是那个叫梅尔的领班吗？”

“不是，他叫杰克 · 格兰吉，我猜他五十岁左右。”他走到烧油的炉子旁边，站在那儿烘手。“天哪，真怪！他从我干活的地方经过时，还跟我打了个招呼，可能过了还不到五分钟，比尔 · 贝西过来告诉我说杰克 · 格兰吉刚刚死在厂里了。”他摇摇头。“就这样。”

“别想这件事了，”她说，用两手握住他的手，搓着他的手指头。

“没在想。这只不过是件怪事罢了，我想的话。有些事你无法预知。”

雨重重地落在屋子上，抽打着窗户。

“天哪，这儿真热！有啤酒吗？”他说。

“我想还剩了些，”她说，跟着他去了厨房。他的头发还是湿的，他坐下时她用手指梳了它一下。她替他打开一瓶啤酒，并给自己往一个杯子里倒了点。他坐在那儿看着窗外漆黑的树林，小口小口地喝着啤酒。

HouPu (1334997

HouPu (1334997)

他说，“听说他有妻子和两个已成人的孩子。”

她说，“那个格兰吉，真是太遗憾了。你不用上班了当然好，但我不希望那样的事情发生。”

“这正是我告诉那帮小伙子的。我说能回家当然好，但老天爷，我不希望是因为这个。”他在椅子上移了移。“要知道，我觉得大多数人会接着上班的，但厂里的几个年轻人说他那样躺在那儿没法干活。”他喝完啤酒站起身来。“我跟你讲 ——我很高兴他们不干了，”他说。

她说，“我很高兴你也不用干了。你晚上离开时我就有个很奇怪的感觉。我正在琢磨那个呢，就看见车灯了。”

“他昨晚还在休息室讲笑话呢。格兰吉是个大好人，总是乐呵呵的。”

她点点头。“你想吃什么的话我去做点。”

“我不饿，但我要吃一点，”他说。

他们拉着手坐在客厅里看电视。

“这些节目我从来没看过，”他说。

她说，“我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实在没什么值得

HouPu (1334997)

HouPu (1334997)

看的。星期六和星期天还凑合。但平时晚上什么也没有。”

他伸直腿，往后靠了靠。他说。“我有点累，想去睡了。”

她说，“我去洗个澡也来睡觉。”她的手指在他的头发里游动，又顺着他头顶滑下来，抚摩着他的脖子。“也许今晚我们可以‘来一点’。我们几乎都没有机会‘来一点’了。”她用另一只手触摸他的大腿，身子靠过去吻他。“你觉得怎样？”

“不错，”他说。他起身走到窗前。他能看见她被窗外树木衬托出的映像，就站在他的侧后方。“宝贝，你先去洗澡，完了我们就上床睡觉，”他说。他在那儿又站了一会儿，看着雨水敲打着窗户。他看了眼表。如果上班的话，现在该是吃中饭的时间。他进到卧室里，开始脱衣服。

他只穿着短裤回到客厅，从地上捡起一本书——美国人最喜爱的诗歌。他估计是她参加的那个俱乐部寄来的。他在房子里转了一圈，把灯都关了，回到了卧室。他钻到被单下面，把她的枕头

HouPu (1334997)

HouPu (1334997)

放在他的上面，转了一下台灯的软管脖子，好让光线落在书页上。他翻到书的中间，读起诗来。稍后，他把书放到床头柜上，又把台灯扭转开，让它对着墙。他点了支烟，脑袋枕在手臂上，躺在那儿抽烟。他直直地看着墙壁。灯光照出石灰墙上的小裂缝和鼓包。在靠近天花板的一个墙角里，有一个蜘蛛网。他能听见雨落在屋顶上的声音。

她站在澡盆里擦身子。注意到他在看她，她笑了，把浴巾搭在肩上，在浴盆里迈了一小步，做了个造型。

“看上去怎样？”

“不错，”他说。

“那就好，”她说。

“我还以为你那个了……我是说，”他说。

“对的。”她擦完身子，把浴巾丢在澡盆边上的地上，优雅地迈步踩在上面。她身旁的镜子上面都是蒸汽，她的体味一直传到了他那儿。她转过身，抬起手去够架子上的盒子。然后把手伸进内裤，并理了下白色的垫片。她试图看着他，试图微

HouPu (1334997)

HouPu (1334997)

笑一下。他把烟按灭，又捧起了书本。

“你在读什么?”她大声地问道。

“不知道。乱七八糟的，”他说。他翻到书的背面，开始浏览作者简介。

她关了灯，边用手蓬松着头发边从浴室里往外走。“你明早还去吗?”她说。

“算了吧，”他说。

她说，“太好了。我们多睡一会儿，起来后吃顿丰盛的早餐。”

他又伸手拿了支烟。

她把梳子放进一个抽屉，打开另一个抽屉，取出一件睡衣。

“还记得你什么时候买给我的吗?“她说。

他看了看她，作为回答。

她转到床的他那一边。他们不作声地躺了一会，烟快吸完时他点了下头，她帮他把烟灭掉。他起身越过她去关灯时，吻了下她的肩膀。“我说，”他重新躺下时说，“我想离开这里，到别的地方去。”她贴紧他，把一条腿放在他的两腿之间。他

HouPu (1334997)

HouPu (1334997)

们面对面地侧身躺着，嘴唇几乎碰在了一起。他怀疑他呼出的气是否像她的那样洁净。他说，“我就是想离开这里。我们在这儿呆得太久了。我想回老家看看父母。或者去俄勒冈，那是个好地方。”

“如果你想这样的话，”她说。

“我想是的，”他说。“有好多可以去的地方。”

她动了动，拿过他的手放在她的乳房上。她张开嘴亲吻他，用另一只手把他的头往下按。她慢慢地、一点一点地往上移，轻轻地把他的头移到她的乳房处。他含住她的乳头，用嘴摆弄着它。他试着去想她是多么地爱他，或他是否爱她。他能听见她的呼吸声，但同时也能听见雨声。他们就这样躺着。

她说，“如果你不想的话，没关系。”

“不是那样，”他说，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。

他察觉到她已经睡着了，就松开了她，朝自己那一侧转过身去。他试着去想里诺。试着去想角子机和骰子发出的滴答声，想着它们怎样在灯光下

HouPu (1334997)

HouPu (1334997)

滚动。他试图听到轮盘赌的小球滑过光亮的轮盘发出的声音。他想把注意力集中到转盘上。他看了又看、听了又听，听到锯子和机器慢下来，直到完全停了下来。

他下了床来到窗前。外面黑漆漆的，什么都看不见，连雨也看不见。但他能听见它，从屋顶上淌下来，落在窗前的一个水坑里。在房子的各个角落都能听见。他用手指划过玻璃上雨水流出的痕迹。

回到床上后，他往她那儿靠了靠，把手放在她的臀部。“醒醒，小宝贝，”他低声说道。她只是抖动了一下，反而往她那边挪了挪。她继续睡着。“醒醒，”他轻声说道。“我听见外面有动静。”

译后记

这篇三千字的短篇包括了两个卡佛经常表现的主题：夫妻之间的沟通障碍；主人公对生活现状的不满，但又无力改变。

小说开头是一派田园风光。但夫妻间的问题立

HouPu (1334997

HouPu (1334997)

刻就显露出来。妻子不满意丈夫醉心于打猎。但她不是直接表达她的不满，而是通过说话的语调和回到厨房，隔着玻璃窗发泄自己的不满。当她问他明早是不是还要去打猎，他回答说天气不错。当他感觉到她的不满后，只是用一个将来的事（去里诺度周末）来搪塞。夫妻之间的亲密交流也存在着隔阂。可以看得出来，妻子采取的方式比较主动（主动要求他的爱，主动地去迎接他、爱抚他等），而他却难以集中精力。直到他内心的恐惧完全抓住了他，才发出求救信号。

在两人最亲密的时候，他却突然说出，“我就是想离开这里。我们在这儿呆得太久了。我想回老家看看父母。或者去俄勒冈，那是个好地方。”这说明作为丈夫的他有改变现状的愿望，但却没有具体明确的方案。

另外，小说中穿插了个突发事件，这对两人都有影响。至于丈夫为什么没有了“性趣”，有几个可能的因素：同事突然死亡产生的阴影；对生活现状的不满意；他妻子有例假。

HouPu (1334997

HouPu (1334997)

这篇小说运用大量的肢体动作来表现夫妻间的亲密交流。这在卡佛的小说中并不常见。

HouPu (1334997

HouPu (1334997)

信号

［美］雷蒙德·卡佛
小二　译

作为那晚计划好的首个奢侈项目，韦恩和卡罗琳去了阿尔多，北面较远的一个高级饭店。他们穿过一个放着小型雕塑，围着围墙的小花园，一名身着深色西服，头发灰白的高个子男子对他们说，“晚上好，先生，女士，”并为他们打开厚重的大门。

进去后，阿尔多领着他们参观了鸟笼——里面有一只孔雀、一对金色的雉鸟和一些正在飞行或栖息着的叫不出名字的鸟儿。阿尔多亲自把他们领到餐桌旁，先给卡罗琳安排好座位，然后转身面向韦恩，他离开前说了句，“真是位可爱的太太。”这是位个头不高、深肤色、带着点软软的口音的无可挑剔的男人。

他们对他的殷勤甚为满意。

HouPu (1334997

HouPu (1334997)

“我在报上读到过，”韦恩说，“他的一个叔叔在梵蒂冈任着个要职。这就是他为什么会有这些油画的复制件的原因。”韦恩冲靠近他那面墙上的一幅委拉斯贵兹复制品点了点头。“他叔叔在梵蒂冈，”韦恩说。

“他原来是里约库帕卡巴那的侍者总管，”卡罗琳说。“他认识弗兰克 · 辛纳屈[4]，拉娜 · 透纳[5]是他的好朋友。”

“是吗？”韦恩说。“我不知道这些。我读到他在瑞士的维多利亚旅馆和巴黎的一些大旅馆里做过。不知道他也在里约库帕卡巴那做过。”

侍者往桌子上摆放厚重的高脚玻璃杯时，卡罗琳把包往一边挪了挪。他倒完水后，在韦恩一侧站定。

---

[4]弗兰克 · 辛纳屈（Frank Sinatra, 1915—1998），美国著名歌手和电影演员。曾获得过奥斯卡最佳男助角奖、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提名，十一次获格莱美奖，并获得由里根总统颁发的总统自由勋章。

[5]拉娜 · 透纳（Lana Turner, 1921—1995），美国电影演员。以结过八次婚和有很多情人而著名。

HouPu (1334997

HouPu (1334997)

“你看见他穿的那套西服了吗?”韦恩说。“现在很难见着这种西服了，那是套三百块的西服。”他拿起菜单。过了一会，他说，“嗯，你来点什么?”

“不知道,”她说。“我还没想好呢。你来点什么?”

“不知道,”他说。“我也没想好。”

“这种法国菜怎么样？韦恩？要不这种？在这一面。”她把手指放在说明上，眯着眼看着他，他正忙着确定那是哪一种语言，噘着嘴，皱着眉，摇着头。

“我不知道,”他说。“我想知道自己要吃的东西是什么。我实在是看不懂。”

侍者拿着卡片和铅笔回来，说了几句韦恩没听明白的话。

“我们还没想好,”韦恩说。见侍者还在桌边站着，他摇了摇头。“等我们决定了就给你发信号。”

“我想我就来块西冷牛排吧。你点你想要的,”

HouPu (1334997)

HouPu (1334997)

侍者离开后他对卡罗琳说道。他合上菜单，拿起高脚水杯。透过邻桌低的交谈声，韦恩能听见从鸟笼那儿传来的鸟鸣声。他看见阿尔多正在招呼一组四人的客人。一边和他们交谈，一边点头微笑，并把他们带到一张桌子跟前。

“我们完全可以有张好一点的桌子，”韦恩说。“而不是在正中央，大家都从你旁边经过，看着你吃饭。我们本可以有张靠墙的桌子，或者靠近水池那边。”

“我就来腓里牛排，”卡罗琳说。

她还在看菜单。他弹出一根烟，点燃它，然后环顾周围其他用餐的人。卡罗琳还在盯着菜单看。

“好啦，看在老天的分上，如果那是你想要的，把菜单合上，他就会过来开单子了。”韦恩抬起胳膊招呼那个侍者，而他正站在后面和其他侍者闲聊。

“除了和别的男招待吹牛就没事可干了，”韦恩说。

“他过来了，”卡罗琳说。

HouPu (1334997

HouPu (1334997)

"先生?"侍者是个瘦瘦的、面无表情的男子,穿着件松松垮垮的黑西服,打着黑色的领结。

"……我们来瓶香槟,我想就小瓶的吧。那个,就要国产的,"韦恩说。

"好的,先生,"侍者说。

"现在就给我们上,然后再上沙拉和开胃碟,"韦恩说。

"嗯,开胃碟一起上吧,就这样,"卡罗琳说。"谢谢。"

"好的,太太,"侍者说。

"这帮人狡猾得很,"韦恩说。"你还记得那个叫布鲁诺的家伙吗?他曾经周日到办公室上班,周末去餐馆做男招待。他从装零用金的盒子里偷钱时让佛瑞德给逮着了。我们把他解雇了。"

"我们谈点高兴的事情吧,"卡罗琳说。

"好的,那当然,"韦恩说。

侍者往韦恩的杯子里倒了一点香槟,韦恩端起杯子,尝了尝,说道,"很好,这个很不错。"他稍后说道,"为你,宝贝,"高举起酒杯。"生日快

HouPu (1334997)

HouPu (1334997)

乐。”

他们碰了碰杯。

“我喜欢香槟，”卡罗琳说。

“我喜欢香槟，”韦恩说。

“我们本可以来瓶枪骑兵的，”卡罗琳说。

“哦，如果你想要的话，刚才为什么不说？”韦恩说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卡罗琳说。“刚才没想这个。其实这个也不错。”

“我对香槟不太在行。我不在乎承认自己不是个……鉴赏家。也不在乎承认自己其实就是个乡巴佬。”他大声笑着，想引起她的注意，但她正忙着从盘子里挑选一颗橄榄。“不像你最近常来往的那伙人。但如果你想要枪骑兵的话，”他接着说道，“你该点枪骑兵。”

“噢，快闭嘴！”她说。“你就不能说点别的？”她抬头看着他，他不得不避开她的眼光。他在桌子下面动了动脚。

他说，“来点香槟吧，亲爱的？”

HouPu (1334997

HouPu (1334997)

“好的，谢谢。”她很从容地说道。

“为我们，”他说。

“为我们，亲爱的，”她说。

喝的时候他们一动不动地看着对方。

“我们应该经常这样，”他说

她点了一下头。

“时不时地出来走走有好处。如果你想要我这样做的话，我会去努力的。”

她伸手去拿芹菜。“这取决于你。”

“不是这回事！又不是我要去⋯. 要去⋯”

“要去干嘛？”她说。

“我根本不在乎你去干什么，”他垂下眼睛说。

“是这样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提那个，”他说。

男侍者端来了汤，拿走了酒瓶酒杯，又给他们的水杯加满水。

“能给我拿一把调羹吗？”韦恩问道。

“先生？”

HouPu (1334997

HouPu (1334997)

“一把调羹，”韦恩重复道。

男招待看上去很吃惊，然后又露出困惑的样子。他朝其它桌子扫了一眼。韦恩对着汤碗做了个舀汤的动作。阿尔多出现在桌旁。

“一切都好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“我丈夫好像缺一把调羹，”卡罗琳说。“不好意思打扰了，”她说。

“应该的。请你拿一把调羹来[6]，”阿尔多用平静的声音对男侍者说道。他看了眼韦恩，然后对卡罗琳解释道。“这是保罗的第一个晚上。他几乎不会说英语，但我相信你会同意他是个优秀的侍者。布置桌子的小伙计忘记放调羹了。”阿尔多微笑着。“难怪保罗有点儿手足无措。”

“这个地方真漂亮，“卡罗琳说。

“谢谢，”阿尔多说。“您今晚能光临我不胜荣幸。您愿意参观一下酒窖和包房吗？”

“非常愿意，”卡罗琳说。

“你们用完餐后，我会让人领着你们参观一

---

[6]此句原文是法文。

HouPu (1334997

HouPu (1334997)

下，”阿尔多说。

“那真是太好了，”卡罗琳说。

阿尔多微微鞠了个躬并再次看着韦恩。“祝你们用餐愉快，”他对他们说。

“那个混蛋，”韦恩说

“谁？”她说。“你在说谁？”她放下她的调羹，问道。

“那个男招待，”韦恩说。“那个男招待。这里最新最愚蠢的男招待，偏偏是他在为我们服务。”

“喝你的汤，”她说。“别把肺给气炸了。”

韦恩点着一根烟。男侍者送来了色拉，并拿走了盛汤的碗。

开始吃主餐时，韦恩说，“那个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们之间还有可能吗？”

“也许吧，”她说。“可能总是有的。”

“别跟我来这一套，”他说。“直接回答我。”

“别冲我叫，”她说。

“我在问你”他说。“给我一个直接的答案，”他说。

HouPu (1334997

HouPu (1334997)

她说，“你想要我用血来保证？”

他说，“这倒是个不坏的主意。”

她说，“你给我听好了！我把这一生最好的时光都给了你。一生最好的时光！”

“一生最好的时光？”他说。

“我今年三十六岁，”她说。“今晚就三十七了。今晚，现在，就在此刻，我无法告诉你我将要干什么。我只能走着瞧，”她说。

“我才不在乎你去干什么呢，”他说。

“是这样吗？”她说。

他丢下他的叉子，又把餐巾扔在了桌上。

“你吃完啦？”她愉快地问道。“我们来点咖啡和甜食。我们来个好点的甜食，高级一点的东西。”

她吃光了她盘子里所有的食物。

“两杯咖啡，”韦恩对男侍者说。他看了看她，又回过头来看着男侍者。“你们有什么甜食？”他说。

“先生？”男侍者说。

HouPu (1334997

HouPu (1334997)

“甜食！”韦恩说。

男侍者先盯着卡罗琳，然后又盯着韦恩看。

“不要甜食了，”她说。“什么甜食都别吃了。”

“巧克力慕斯，”男侍者说。“橙雪芭，”男侍者说道。他微笑着，露出一嘴烂牙。“先生？”

“我根本就不想参观这个地方，”男侍者离开后韦恩说道。

他们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时，韦恩在他的咖啡杯旁丢了张一块的纸币。卡罗琳从她的手提包里拿出两块钱，把纸币抹抹平，并把它们放在那张一块的旁边，三张纸币排成了一排。

韦恩付帐时她在一旁等着。从眼角处，韦恩能看见阿尔多站在近门处，正往鸟笼里面丢谷粒。阿尔多向他们这边看了一眼。微笑着，继续用手指捻着谷粒，鸟儿在他跟前拣食。稍后，他快速地掸了掸双手，向韦恩这边走来，韦恩侧过脸，当阿尔多走近时，他故意微微地转过身去。当韦恩回过头来时，他看见阿尔多拿起卡罗琳的手，看见阿尔多很

HouPu (1334997)

HouPu (1334997)

潇洒地并了一下脚后跟，看见阿尔多在吻她的手腕。

“太太满意您的晚餐吗?”阿尔多说。

“非常好，”卡罗琳说。

“您会常来光顾吗?”阿尔多说。

“会的，”卡罗琳说。“有机会我就会来的。下次，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允许到处瞧一瞧，但这次我们不得不先走了。”

“尊敬的女士，”阿尔多说。“我有样东西给您，请稍等片刻。”他向靠门的一张桌子上的花瓶伸过手去，优雅地转过身来，手里多了枝长茎的玫瑰。

“给您的，尊敬的女士，”阿尔多说。“但请小心。有刺。一位可爱的女士，”他对韦恩微笑并说道，然后转身去迎接另一对客人。

卡罗琳站在那里。

“快走吧，”韦恩说。

“这就是他能成为拉娜 · 透纳朋友的原因，”卡罗琳说。她拿着那枝玫瑰并用手指捻着它。

HouPu (1334997

HouPu (1334997)

“晚安！”她冲着阿尔多的背后喊道。

但阿尔多正忙着挑选另一枝玫瑰。

“我觉得他根本就不认识她，”韦恩说。

译后记

《信号》这部小说被收录在卡佛的第一部重要小说集，《请你别说了，可以吗？》里。它虽然不是卡佛的名篇，却是一部充分显示其短篇技巧的小说。

故事开头很平淡。一对夫妇去一家高级饭店吃晚饭。男主角心情似乎不错，对服务也很满意。但在点酒点菜和用餐过程中，夫妻间不可调和的矛盾，通过一个个细微的信号慢慢显露出来。与卡佛的其他夫妇一样，两人之间的沟通出现了问题，使他们无法面对自己的问题。尽管韦恩在作修复的努力，但看得出来，他已没有能力达到他的目的，只能在那里指东说西和迁怒他人。

卡佛在刻画人物时，不是靠作者对人物的主观

HouPu (1334997

HouPu (1334997)

描述，而是通过场景和对话，来使人物鲜活起来。他只用了几段日常对话和对用餐过程中的几个细节的描述，就把韦恩的缺乏自信、爱抱怨、卡罗琳的爱面子和对奢侈生活的向往、阿尔多的殷勤周到、男侍者的手足无措等，表现得活灵活现。在只有三千多字的小说里，尽管没有提及造成这对夫妻隔阂的具体原因，但读者完全感受到了这对夫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，他们已经走到了尽头。故事进程自然流畅，充分体现了简约小说的魅力。

如果要找出什么不足的话，我觉得这篇小说的结尾偏弱。卡佛非常注重小说的结尾，他很多小说都是通过不同寻常的结尾，来暗示人物表面上不确定，但其实早已注定的命运。但这篇小说到了结尾处已尘埃落定，可能是因为故事的高潮发生的较早的原因。

HouPu (1334997